

读心师

A

Crime

Reader

向林 / 著

从看不见的细节

嗅出破绽

从不可能的人中

觅出真凶



读心师

向林 / 著

A

Crime

Reader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01 杀机

001

近一小时之后，曾英杰从头到尾看完了审讯录像。陈迪的供述非常清楚、详细，怎么看都不觉得这起凶杀案是凶手在意识不清或者被人催眠的情况下作的案，而且警察也问了陈迪为什么杀人，陈迪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忽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杀了他就不用还钱了。”

02 学术盛会

011

全场大哗，所有的人都不知所以。这时候只见沈跃快速地将手上的那张纸撕得粉碎，弯下腰在朝冈太郎耳边说了句什么，很快，朝冈太郎就缓缓地站了起来，眼神迷茫地四处看了一眼，好像忽然想起什么，猛然朝沈跃咆哮起来：“混蛋，你居然催眠了我！”

03 没有疑点

023

沈跃摇头道：“案情是清楚了，不过这起案件很有趣。陈迪杀人只是表象，我想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使一个不可能犯罪的人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的。我还有一个感觉，陈迪那天喝醉后遇到的那次吵架很可能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沈跃拿出电话直接打给田局长：“你好，我是沈跃，我在你们县的文管所，请你派人来一趟吧。”挂断电话后，他看着严三思，淡淡地道：“你把我们当成傻瓜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不报警，这说明了什么？”严三思顿时面如土色，全身筛糠似的战栗了起来。

陈列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漂亮的陶器、瓷器，都是现代工艺品，每一件都是不同的造型，这样就显得其中那三件完全一样的东西特别突兀。它们看上去与那件被盗的文物赝品一模一样！

盛权回答道：“这个人非常可怕，当我试图调查他的时候，我的家里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条毒蛇。我知道那是他在警告我。后来，每做成一笔交易，就会有一笔钱送到我手上。都是现金，而且是不同的人送来的，我不敢问那些人是谁把钱交给他们的，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沈跃猛然明白了，急忙问道：“方老，您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谢先生是谁了？”方庆丰朝他摆手，道：“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猜测不能成为证据，无端怀疑他人更是不应该。”

08 谢先生

103

话音刚落，沈跃就听到砰的一声，只见张东水的身体已经跌到四轮小板车外边，满脸的惊骇，四轮小板车同时也呼地一下跑了出去。沈跃起身将那东西拿了回来，听到张东水在喃喃自语：“不会的，不会的……”

09 捉迷藏

129

沈跃略一思索，摇头道：“不大可能。这次你们是按照她公司的名单——核查的，她要顶替别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案情已经公布出去了。此外，家庭游戏虽然纯粹为了好玩，但也说明这个人的思维非常特别，她最后出现在那些地方显然是有意暴露，只不过不想让孩子失去玩游戏的乐趣罢了。奇怪，家里就那么大，怎么会找不到呢？”彭庄问道：“沈博士，你干吗对他们捉迷藏这件事情这么感兴趣？”

10 弱点

143

彭庄依然表示怀疑：“她真的会出现吗？”沈跃点头，道：“我觉得会。喻灵对邓湘恪是真爱，现在她即将远逃，不知道今后什么时候才能够和自己心爱的小女人再见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更加想要给邓湘恪传递一种爱的信号。你们想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表达她对邓湘恪的真情呢？”

11 六度人脉

163

沈跃叹息着说道：“看来是我错了，我只想到一位副市长应该具有一定法律素质，却忽略了人性，这是我最不该犯的错误。”龙华闽笑道：“你不是官场中人，忽略了对方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小沈，我看这样，让曾英杰去一趟广东，我相信他会很快找到那个关键的人。”

12 黑道

187

话还没有问完，梁华的脸一下子就侧了过去，身体开始猛烈地挣扎，嘴里发出可怕的尖叫声。外边的警察包括龙华闽快速地冲了进来，龙华闽问道：“他怎么了？”沈跃苦笑着说道：“我把他吓坏了。”

13 研究所

199

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她的后背上确实有数道触目惊心的鲜红色的印痕，就好像被某个长有长指甲的人在她背上从上往下狠狠抓了一下似的。这时候一位大姐发现在场的男人都朝着方琼的胸看，急忙拿起衣服给她穿上，忽然就听到她大声骂道：“狗日的小黑，死了都还要来找我！”

梁华的暴力和杀气腾腾的声音让她感觉到近在咫尺的强烈恐惧，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她放弃了任何的反抗，任凭梁华褪去身上所有的衣服。当梁华进入她身体的那一瞬，她的眼泪汹涌而出……

刘刚回答道：“她其实就是男人一样的性格，不过她也比较孤僻，不大喜欢和单位的人有过多的接触。特别喜欢猴子和小黑，经常把自己和猴子、小黑关在大铁笼子里面，和它们玩。”

两个人坐在那里嘀嘀咕咕，同时还不住用目光在瞄任伯伦。这时候法庭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注意到，刚才风度翩翩、侃侃而谈的任伯伦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竟然变得魂不守舍，言辞也结结巴巴起来。



0 1 杀 机

这是陈迪在一天当中第三次接到孔怀先的电话，孔怀先的电话就一个内容：还钱。

陈迪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超市，生意不好不坏，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去年春节的一次同学聚会让他迷恋上了麻将，开始赢了几千块后就一直输，到后来连凑到超市进货的钱都变得困难起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去找孔怀先借了三万块，结果一拖就是半年。

孔怀先是陈迪的中学同学，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当初他借给陈迪钱也并没有说要利息什么的，纯粹就是出于同学友情。孔怀先的经济条件也并不那么宽裕，借给陈迪钱后，半年没见对方有还钱的意思，再加上孩子马上要上初中需要一笔赞助费，这才开始催促起来，可是不承想陈迪始终就是那一句话：“现在手头紧，你宽限我些时间。”

第三次电话的时候，孔怀先终于急了：“听说你天天晚上在外边打麻将，一次输赢好几千，你打麻将都有钱，干吗不先还给我？”

陈迪没有回答他，直接挂断了电话。孔怀先气极，忍不住破口大骂。旁边的妻子不住数落他：“你倒是好心，现在人家是怎么对你的？孩子的赞助费，你自己看着

办吧。”

孔怀先更是焦躁，骂道：“对，现在借钱的才是大爷！狗屁同学，狗屁的朋友！”

然而，让孔怀先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陈迪却主动给他打来了电话，说在超市里面等他。孔怀先的心情顿时大好，急匆匆地就去了。

陈迪的超市开在县城一处刚刚开发的楼盘外边，晚上十点之后的街道甚是冷清。住在县城的人大多习惯乘坐人力三轮，出租车太少而且贵。下车的时候孔怀先给了人力三轮车车夫两块钱，此时陈迪的超市已经关门，拉下一多半的卷帘门下边可以看见从里面照射出来的灯光。

人力三轮车远去了，在转弯处发出了“丁零”的声响，孔怀先弓着身子进入超市，朝里面叫了一声：“陈迪！”

陈迪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超市的灯光亮了。陈迪从里面走了出来，热情地攀着孔怀先的肩膀，说道：“我准备了点卤菜，我们俩今天晚上好好喝几杯。”

孔怀先可不是来喝酒的，不过也只好跟着陈迪进去了。超市里面有一间小办公室，孔怀先以前来过，此时他一眼就看到办公桌上的几盘凉菜，原本在办公桌上的那部红色电话机被搁在了旁边的窗台上。孔怀先带着歉意说道：“陈迪，我也是没办法，孩子要上初中了，赞助费需要三万五，我家里的钱不够。”

陈迪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沓钱来，说道：“这是最近半个月卖出的货款，不到一万块。我也是没办法，这超市我还得开下去，不然一家人的生活就没着落了。你宽限我两个月，到时候我一定把剩下的钱都还给你。”

孔怀先接过钱，为难地道：“可是，孩子的赞助费马上就得交了啊，我怎么办？”

陈迪看着他：“要不，你找人借借？”

孔怀先苦笑说道：“现在谁还愿意借钱给别人？也就是我们之间这样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和吴琼家里的情况都不好……陈迪，如果你不在牌桌上输那么多钱，怎么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陈迪道：“我也不想啊。反正我现在手上没钱，要不你把这里的货拿去卖了吧，里面的东西随便你选。”

这句话就有些无赖了。孔怀先顿时怒了：“陈迪，你这是什么话?! 我把你的货拿去卖还不如我自己开一家超市呢。你想想，当初你找我借钱的时候我说过什么没有？我还不是看在我们是同学、朋友的份上？你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今后谁还敢再和你交往？”

陈迪双手一摊，道：“那你说怎么办？我都跟你讲了，现在我确实是没钱啊。”

看着陈迪无赖的样子，孔怀先恨恨地道：“那好，明天我就叫人来拉东西。陈迪，你别怪我，是你先不够朋友的！”

这时候窗台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陈迪对孔怀先道：“你等等。”即刻去接听，里面一个声音在问：“今天你怎么没来？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电话是一个牌友打来的，头天晚上陈迪在牌桌上欠了他三千多。陈迪道：“今天有点事，明天来。”

孔怀先大概听明白了这个电话的意思，怒道：“你他妈还去赌？看来你是真心不想还我钱了是吧?!”

就在这一瞬，陈迪猛然提起椅子就朝孔怀先的头上砸去。孔怀先猝不及防，还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一下子就栽倒在了地上。陈迪恍若疯癫，一把扯过电话机继续去砸孔怀先的脑袋，眼前那张熟悉的脸瞬间鲜血四溅，血肉模糊，手上的电话机也很快四分五裂……

癫狂状态下的陈迪直到此时才仿佛回到了现实，看着眼前可怕的场景，以及自己血淋淋的双手，极度的恐惧瞬间将他笼罩：“我，我杀人了，杀人了……”

冬季已经来临，小县城的空气污染不是那么严重，清晨雾气蒙蒙，陈迪的小超市所在小区的人们一大早起来就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奇怪气味：谁家这么早就

开始炖肉了？

孔怀先离开家的时候并没告诉妻子他要去什么地方，也许当时他以为很快就能从陈迪那里拿到钱，以此告诉妻子他交往的朋友并不是她以为的那么不靠谱。吴琼半夜打了几次孔怀先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不过她并没有感到奇怪。丈夫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男人，想必是想办法给孩子筹赞助费去了。可是当她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丈夫依然没有回家，心里一下子就着急了，急忙再次拨打电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听到了电话里面的声音：“喂……”

吴琼不满地责怪道：“这一晚上你都去哪里了？干吗不接电话？”随即就听到电话里面的声音说：“这电话在垃圾桶里面，我正好路过……”

半小时后，吴琼赶到孔怀先电话所在的地方。刚才接听电话的人将手机递给了她，她看着四周，心里疑惑道：这附近好像没有他特别好的朋友啊？

随后，吴琼在孔怀先的办公室里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却依然没有看到孔怀先的踪影，其间她还打了无数个电话到处询问丈夫的下落，这时候她才真切地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警方接到报案后也觉得有些奇怪：男人一晚上不回家的情况并不罕见，可是这个人的手机怎么会在垃圾桶里面？

县城并不大，虽然摄像头不多，但是警方还是很快就根据孔怀先出门的时间在一个摄像头里寻找到了他乘坐人力三轮车的录像。

案件很快就被破获了，陈迪的小超市所在小区的人们这才明白那天早上闻到的气味是什么，许多人恶心呕吐了好几天，附近菜市场的肉类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问津。

对一个小县城来讲，凶杀之类的恶性案件本来就很少发生，像这样杀人之后尸体被肢解并煮熟后倒入下水道的情况更是罕见，更何况案件的起因竟然是区区三万块钱的小事，一时间整个县城谣言四起，人心恐慌，曾经比较热闹的街区也因此变

得冷清起来。

陈乐乐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她了解自己的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无论如何都无法将那个杀人分尸的凶徒与自己的哥哥联系在一起。陈乐乐哭泣着对曾英杰道：“我哥哥绝对不可能杀人，肯定是警察搞错了……”

曾英杰当然理解她此时的心境，毕竟她就这么一个亲哥哥。曾英杰多次见过陈迪，他看上去确实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如今事实俱在，陈迪本人对他的整个犯罪过程供认不讳……曾英杰轻轻拍了拍陈乐乐的胳膊，他无法劝解，唯有叹息。

可是陈乐乐性格固执，她认定的事情其他人很难改变。她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曾英杰：“英杰，一定是警察搞错了，我哥哥他，他肯定是被冤枉的！小县城的警察是什么水平你还不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不行，我得给表哥打个电话，让他尽快赶回来！”

曾英杰急忙劝解道：“乐乐，表哥和嫂子刚刚到美国，马上把他们叫回来不大合适……”

陈乐乐打断了他的话，道：“我哥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这个案子肯定另有隐情。对，我哥肯定是被人给催眠了，像这样的案子只有表哥才搞得清楚。英杰，你不要管了，这个电话我自己打。”

哪来那么多被催眠的事情？即使是被催眠也应该是有目的或者原因的。曾英杰在心里苦笑着，急忙说道：“这样，我亲自去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然后再说。乐乐，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曾英杰是省刑警总队的人，到了县城这样的小地方当然备受尊重。案卷很快就放到了曾英杰面前，曾英杰仔细阅读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他沉吟着问道：“我可不可以和陈迪见个面？”

公安局局长很为难，他知道曾英杰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这个……”

曾英杰苦笑着摇头道：“算了，其实这个案子我本应该回避的，不过我总觉得这起案子有些不可思议。我对陈迪还算是比较了解，完全不相信他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所以，我很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公安局局长道：“他本人全部供述了，事情就是他干的。他在杀害了孔怀先之后就肢解了尸体。完成了这一切后已经临近天亮，他将作案现场清洗干净，出门骑上摩托车将死者的手机扔到了距离他超市很远的一个垃圾桶里。虽然尸体被他销毁得非常彻底，现场也清洗得非常干净，但是我们还是从超市后面那间办公室的瓷砖缝里提取到了死者的血液样本，挖开下水道后也找到了死者的一部分骨头和组织。这个案子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这些情况曾英杰已经在案卷里全部看到过了，他点头道：“我没有怀疑他作案的过程，不过我依然觉得奇怪。要知道，死者是他的同学、朋友，为什么会为了三万块，不，准确地讲应该是两万来块钱，就萌生出杀人的念头，而且手段又如此残忍呢？”

公安局局长笑道：“我曾经还亲历过一起为了一块钱就动杀机的案子呢。我们县财政局的一位科长下午下班后去买菜，身上零钱不够就说少给菜农一块钱。这时候旁边一个和他有矛盾的同事正好路过，鄙夷地说了句：一块钱都和农民计较，真他妈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那位科长一下子就怒了，拿起菜农的秤砣就朝对方砸了过去，一下子就砸破了那个人的脑袋。这属于激情杀人，很好理解。”

曾英杰不以为然地说道：“你说的情况与这起案件不一样，陈迪和孔怀先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平时没有积怨。激情犯罪是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或人身受到攻击、人格遭到侮辱后，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冲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正常理智被削弱或丧失，以致产生冲动行为。从案卷的情况来看，当时孔怀先并没有攻击、侮辱陈迪，这仿佛并不符合激情杀人的情况。”

公安局局长沉吟了片刻，说道：“这样吧，我们可以把当时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录

像给你看。小曾，你应该相信我们，我们绝对没有对他用任何的手段。”

曾英杰点头道：“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关于这起案件的情况。”

近一小时之后，曾英杰从头到尾看完了审讯录像。陈迪的供述非常清楚、详细，怎么看都不觉得这起凶杀案是凶手在意识不清或者被人催眠的情况下作的案，而且警察也问了陈迪为什么杀人，陈迪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忽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杀了他就不用还钱了。”

至于分尸的问题，陈迪的回答更简单，同时也比较符合他当时的内心逻辑。陈迪供述：“当时在冲动之下杀人后我很害怕，就一心想着要如何才能不被警察发现……处理完尸体后我就把他的手机扔到了距离我超市很远的地方，而且没关机。”

陈迪读书不多，但这并不代表他不聪明。从这起案件中陈迪所表现出来的智商来看，曾英杰更加觉得诡异。随后曾英杰去看了当时的作案现场，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漏洞——超市早已被警方查封，被挖开的下水道还没有填回。曾英杰进行了场景演示，也完全符合陈迪的供述。

曾英杰刚刚回到省城就被队长龙华闯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曾英杰低着头不说话，他知道是当地公安局告的状，当然，自己那样做确实违反了纪律。一直到龙华闯的批评结束后，曾英杰才说道：“龙总队，我知道自己不应该私自去调查这起案件，也确实应该避嫌，但是这起案子确实有些问题解释不清楚。犯罪嫌疑人是我老婆的哥哥，我了解这个人，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残忍的案子会是他干出来的。”

龙华闯皱眉道：“这起案件的影响非常恶劣，案发后我马上就派人去复查了整个情况，没发现有任何漏洞。”

曾英杰道：“武大海的那个案子呢？当年不也被认为是铁证如山？”

龙华闯直视着他，低声问道：“你怀疑他们刑讯逼供？有证据吗？”

虽然曾英杰有些反感那位县公安局局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在这件事情上自

已确实违反了纪律，而且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以免陈迪蒙冤受刑。曾英杰摇头道：“我并没有怀疑他们刑讯逼供，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不会那样做。不过这起案件实在是让我感到有些诡异，且不说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就连周围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希望能够更加慎重一些。龙总队，您看能不能等沈博士回来后请他进一步调查这起案件？”

龙华闽即刻道：“他也应该避嫌，难道不是吗？”

曾英杰抗声道：“他并不是警察，需要避什么嫌？”

龙华闽怒道：“曾英杰，你要知道，他与警方是合作关系！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难道你不懂？你的这件事情还没完呢，接下来就等着组织上的处分吧！”

曾英杰立正，道：“是！”转身朝办公室外边走去，刚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转身，笑着问龙华闽：“龙总队，如果沈博士以私人身份去调查的话，这就没问题了，是吧？”

龙华闽瞪着他：“我可没有这样说。曾英杰，你是警察，一定要记住，我们只认证据，铁一般的证据。明白吗？”

